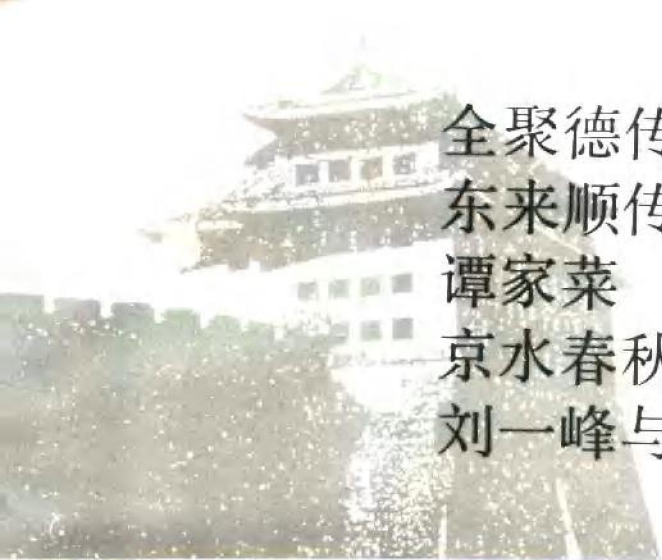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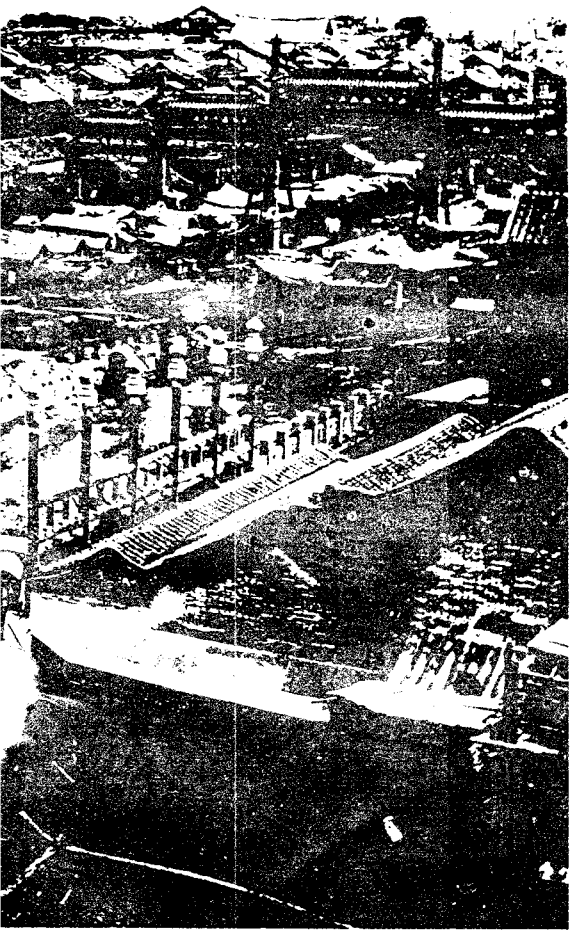
全聚德传奇
东来顺传奇
谭家菜
京水春秋
刘一峰与西鹤年堂

北京老字号传奇

汪曾祺著 签

白仲俭 著





白仲俭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北京老字号

汪曾祺著



新登字(031)号

内容说明:

作者以其现实的手法,描绘了全聚德烤鸭的焦脆,东来顺羊肉的鲜嫩,谭家菜的排场与精细、还有西鹤年堂的饮片及京水的甘甜……这些会勾起老北京对往日的怀恋,引起年轻人的憧憬。对这些名吃、名店、名字号。无论是否北京人,又都真正知道多少呢?在市场经济大潮逐浪高的今天,人们纷纷下海,一显身手。而老字号的创业,发家对人们或多或少,总有些借鉴。以诚、以信、以质量是这些老字号长盛不衰的秘密。

北京老字号传奇

白仲俭

出版:中国旅游出版社(北京建内大街九号)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中央民族学院印刷厂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 8.125

1993年5月第一版 1993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5000

ISBN7-5032-0887-2/G·287

定价:5.80元

目 录

序	谭宗远(1)
全聚德传奇	(4)
东来顺传奇	(85)
序、沧洲府失意进京城 东来顺香艳满中华.....	(85)
一、葬父悲离鸭子嘴 挑黄土过东河坊.....	(86)
二、狭路逢至友 麻六遇恩人.....	(88)
三、卖黄土路过神机营 说心事想起往日疼.....	(90)
四、从长计议改营生 一路风波一路惊.....	(92)
五、东安市场买卖兴 顾客盈门飞人祸.....	(94)
六、赶庙会不误市场 训逆子动真家伙.....	(96)
七、粥棚定名东来顺 太监光顾杂面摊.....	(98)
八、离散多年弟兄相聚 买卖兴旺大难降临	(101)
九、壬子兵变火焚东安 京师商贾据理警厅	(103)
十、粥棚场拓建羊肉馆 何先生青砖镌金匾	(106)
十一、置田产佃户牧羊 见巡长掌柜陪笑	(108)
十二、家酿独特数铺流 鲜嫩爽口第一家	(111)
十三、了夙愿义建清真寺 图发展盘进天义成 ...	(113)
十四、受凌辱丁德山抱病 设机关张端符遭算 ...	(116)
十五、财多不是福 宴丰终有散	(119)
结束语、	(121)
谭家菜	(122)
花非花.....	(122)
雾非雾.....	(126)

夜半来.....	(130)
天明去.....	(134)
来如春梦几多时.....	(137)
去似朝云无觅处.....	(139)
刘一峰与西鹤年堂	(142)
风华正茂刘一峰 家学百草壮志凌.....	(143)
创伊尹苦其心计 制丸剂森森冷意.....	(147)
铁路谋职不弃商 同昌参茸获奖章.....	(152)
办丧事乐家送殡 倒鹤年刘乐离隙.....	(156)
鹤年堂开业盛况空前 王府井买卖乐刘争雄.....	(161)
延寿寺赏花卉受到启发 奥教授赞刘氏办店得法	(166)
信远斋偶遇蹊跷人 中山公园心压重事.....	(171)
秘密接头来今雨轩 递情报泡子河邮局.....	(175)
同学相聚同志情意 稳定情绪一峰筹款.....	(180)
借吉普车侦查西苑机场 置中山装到中南海参政	(185)
开国大典刘一峰受接见 响应号召鹤年堂走合营	(189)
读书一峰求真知 言者无心成右派.....	(194)
京水春秋	(204)
序、千古京都水为先 京水创业八十年	(204)
一、创办京水上奏章 诏准慈禧不隔天	(204)
二、运筹帷幄总理繁忙 官督商办集股经营	(208)
三、定水厂行文顺天府 购设备德商瑞洋行	(213)
四、制机构自来水设局厂 查管件马坐办训搬夫	(218)

五、视察水厂总理登水塔 巧编传动套壮工提升	(222)
六、重人重才兴事业 通水试车生意外	(227)
七、视险情群臣手足无措 周学熙照会瑞记洋行	(232)
八、京师喜通自来水 谣言洋水胰子沫	(237)
九、水夫失业闹事自来水 周学熙巧平众怒群情	(241)
十、喜庆自来水送水日 官臣名流观看花会	(246)
结束语：自来水有发展 九厂堪称第一	(250)

序

谭宗远

白仲俭告诉我，他写北京老字号的几篇小说要结集出版了，要我在书前写几句话。我踌躇了一下，答应了。这倒不是我自认为有写这篇短序的资格，而是因为确有话要说。

先要向他表示祝贺。在我认识的文友中，老白的年纪是最大的，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这样的年纪仍在不倦地读书写作，仍在刻苦地孜孜以求，业余作者中并不多见。他凭一股韧劲，数年来陆续写了这些具有传奇色彩的小说，同时还发表了为数不少的其它体裁的作品，确实不容易。比他年轻的人（包括我在内）谈起这点，对他的勤勉每每表示惊服，并且自愧弗如。而今他的这本集子要出版了，我理所当然地感到高兴，并且衷心地向他祝贺。

老白写北京老字号不是偶然的，这源于他厚实的生活积累。他是老北京，少年时代即对旧京有相当的认识，后来随着阅历的加深，又留心介绍北京的各种史料，他几乎要算是“北京通”了。他对北京熟悉到什么程度？只要说出个地名，哪怕是极生疏的地名，他也能说出大体位置。有一次到西山秋游，在看过所谓“曹雪芹故居”、植物园、樱桃沟后，有人提出想看

看梅兰芳墓。可是墓到底在哪儿，谁也不清楚。老白说：“你们跟我走吧，我知道。”他在前面引路，走的不是没有路的野地就是踩出来的小道，有人渐渐表示怀疑，他却始终不动声色，就这样果然把大家带到了梅先生墓地。一路上我也没发现什么特出的标志。我感觉老白认路不是靠眼睛，而是靠感觉，靠本能，我无论如何也学不来的。认识地方如此，对北京的语言、风俗、玩艺儿，老白同样很熟。他在《北京晚报》发表过不少谈北京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不是他道听途说来的，更不是他打哪本书上抄下来的，而是他确曾见过的（比如旧京查水表的先生）、吃过的（比如青杏夹蜜），读者看了很觉得亲切有味。他平素说话也夹着许多北京土语，有些就连老北京也不常说了。从这些方面看，老白要算是保存老北京玩艺儿最多的那一类人，这种人将来是越来越少了。

写作虽不象打球、摔跤那么拼体力，却也需要个好身子骨儿，这样才能点灯熬油地干。老白正有这么一副令人羡慕的好体格。五十多岁的人了，不光没有啤酒肚，精力极充沛，看事极淡，也极少得病。他不吸烟，不饮酒，每天早上坚持打太极拳；若论走路、爬山，一般小伙子也不是他的对手。有这样的身体，才能干什么事说干就干，才能完成这样一本书而不疲累。说谁谁有福，依我看，身体好才是最大的福。

老白的福气还体现在家庭里，妻子贤惠温良，对老白支持很大，老白在《反差》、《采蘑菇》等散文中，曾经很细致地描写过他们夫妻间的感情生活。居家过日子，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老两口每每为生活小事哽叽，往往都能由老白几句幽默的话，化干戈为玉帛。老伴有风湿性关节炎，每到冬季老白还要担起洗衣洗菜的差事儿。儿子上进。他的儿子是根独苗儿，却没有独生子女容易染上的娇纵之气，凭本事考上了名牌大学，

毕业后在银行工作，喜欢文学，间或在报刊上也发表一些评论文章。新近他家又搬进敞亮的新楼房，日子过得更是写意。这样的家庭对老白事业的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写到这里，该谈谈这本书了。

我想，任何对北京有兴趣，对北京老字号有兴趣的读者，都不妨看看这本书。书中所讲的故事，有的虽然冠以“传奇”的字样，但并不是作者凭空杜撰的，它们都是在确有其事或确有其人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作者在动笔之前，花费了不少精力查阅史料，并且尽可能地与老字号的传人进行接触。严肃的写作态度使这本书的真实性大大增强。但这又是小说，有虚构的人物，有增添的情节，有想象的场面。把本事和传奇结合起来，使作品更有文学性和可读性，这就是作者要达到的目的。现在看，作品的尝试是可喜的，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时代特征明显，生活气息也浓厚。如果在精雕细琢上再下一番功夫，使人物、故事更其丰满厚实，那么对读者的吸引力会更大。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这本书值得推荐给广大读者，并且相信看完的人不会抱怨浪费了时间。

1993年3月9日。

全聚德传奇^①

1

古城冀州，在徐风晨曦中迎来新的一天，也迎来远郊近乡的人们。今天是四月初九，冀州逢大集。太阳升起丈把高的时候，县衙门直达永康门这条约摸二里长的通衢大街上已挤满一街筒子的人。

街道两旁的店家，各色招牌迎风招展。有的龙飞凤舞写着“杏花村酒店”，有的笔力遒劲题着“好再来饭庄”，有的只是挂几面彩旗，下面立着伙计，或满面春风招揽顾客：“大叔，这儿有上好的小花布，您不扯上二丈，给妞儿们缝身衣裳。”或高声大噪地招呼买卖：“百年老店，童叟无欺，缺斤短两，您砸招牌！”

在两排铺面的前边，五颜六色的招牌下面，摆着两排长龙似的地摊。每个摊店占地不过五尺，多是一付担筐摆在身后，卖东西的蹲在中间，脚下堆着要卖的货色。快过端午了，卖小枣的特多，偶尔也有几份卖粽子叶的，但很少有人问津。冀州枕山带河，滏阳河便在城边穿过，河边多芦苇，劈下来就是粽子叶，何必为此破费呐。也有那不甘冷清的卖主儿，大都是卖

① 注：此文与刘立仁合作

药的，耗子药、虎骨牛鞭、麝香熊胆、海马天麻、狗宝牛黄、要嘛有嘛。卖耗子药的地摊上常放着几只尺把长的大耗子，死的；嘴里念叨：“人畜无害，只毒老鼠，鼠见必吃，死在洞外。”那卖野药的各有高招，有的露出一身腱子肉，有的冷不丁拎起灰砖往自家的脑瓜顶上砸，灰砖两半落地，围观者在喝彩的同时，纷纷掏钱买药；在冷风中卖块儿的无奈，将巴掌在胸膛上拍得山响，紫红；一位瘦高个，瘦长脸，四十出头的汉子不忍再看，挤出了人群，迎面过来了一个中溜个，长方脸，也是四十左右的汉子。

瘦高个先向中溜个问候：“老杨哥，今儿个也进城赶集来啦？”

中溜个掂了掂肩头的搭裢，笑道：“你嫂子又要生了，我得办点红糖草纸什么的呀！省得到时抓瞎。”

几里长街，几里人群，几里呐喊，两个人非得扯着嗓子嚷说话才凑合听得见。身边的人群你拥他挤，东来西往，想站住脚也很困难。于是，老哥俩不约而同向街边挤去，好不容易在一家棺材铺前的台阶上寻了个立足之地。他们脸对脸地蹲下来，各自摸出烟荷包，掏出烟袋滋滋地抽了起来。瘦高个抽关东烟，用一支南木杆的小铜烟锅；中溜个抽小兰花，用的是自个雕刻的木烟袋锅。老哥俩知根知底，互不谦让，各自抽各自的烟，各有各的味。一时间，只见两股白烟缭绕，两张嘴巴叭叭紧吮。过够了烟瘾，中溜个的老杨哥开了口：“万成兄弟，你今儿个咋这么闲在？”

“咳，上次逢集，托老倪头给永盛铁铺送来几张铁锹加点钢，抽空儿好开点荒地。说今儿得，这不，我赶早就来了。要知道老杨哥来，我就不来了，嘿嘿，又能在家多干点活儿。”张万成憨厚地笑道。

“哈，该歇歇也得歇歇，咱们都是四十开外的人啦。”杨中和磕了磕烟锅说道。

老哥俩聊了几句，又是一个劲地抽烟。突然，杨中和哈哈地笑了起来，说道：“万成，你给咱圆圆这个梦，你嫂子做的。今儿早起，她说梦见了一片大水，正在没着没落时，不知打哪儿飞来一只鸭子，把你嫂子驼在背上，运上了岸，船赛的。”

“这，老杨哥，俗话说梦是心中想，许是嫂子想吃鸭子了吧？”张万成眨巴着眼睛，迟疑地说。

“这位老哥，此言差矣！梦是心中想，没错；可这梦又是吉凶的先兆呀。这位兄长说内子梦大水后有鸭来救，按照古传周易解梦法，么……”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旁边突然有人插言道。

杨中和、张万成抬头看，前面摆着个卜卦摊。摊主是个长着山羊胡子，戴着溜圆水晶镜的胖老头。摊前立着一面黄色的小旗，上边写有拳头大的黑字。杨中和、张万成一对睁眼睛，谁也辨不出那几个字是啥。胖老头甩下了半句话，又转过脸来去望着前面了。

杨中和忙从搭裤中摸出几十文铜钱，恭恭敬敬地放在胖老头的摊上，作揖行礼道：“请老神仙说下去。”

胖老头伸出了一只手摸索着摊上的铜钱，头仍一动不动地向前平视。张万成小声地说了句：“瞎子。”杨中和点点头，又拍出二十文大钱。胖老头将钱收起，慢悠悠地说道：“说梦者说在棺材铺前，吉！作梦人梦见大水，有鸭相救，吉！这位兄长宏运高照，作生意必赚大钱，添丁定生贵子。说的对，有事还来；说的不对，您尽可到处宣扬，让本人逆风臭它二十里。”

胖老头山羊胡子一撇一撇地说得抑扬顿挫，杨中和在一旁听得是笑逐颜开。他给胖老头道了谢，兴冲冲地拉着张万成说：“走，到齐聚轩筛两盅儿二烧子去。我请客。”

2

长着山羊胡子的胖老头说对了一半儿，杨中和没有赚上大钱发了财，这也许是因为他没去做买卖；可杨中和的老伴傅氏生了，果真是个男孩。杨中和给这个四儿子取名曰：寿山。

这是道光二十年间的事。

3

滏阳河，从冀县的西北流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大部分时间是不声不响地流着。

滏阳河边有个杨家寨，杨家寨有个杨中和，杨中和的四儿子杨寿山，一晃长到四岁了。

四岁的孩子会告状，见他妈妈傅氏从村里走来，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道：“妈，三哥又打我。”

傅氏的心里一阵发紧，她刚才喂完猪不见了小四，绕世界喊也没有个回音。她迈着小脚，用手遮着凉棚，在小小的杨家寨里从东走到西，从西走到东。小村特安静，没有一个人。她走呀走，不知不觉地走到了村外，总算看见了小四儿，也看见了他的两个哥哥。大哥背着柴禾，三哥挑着猪菜，小四挎着个小篮，里边也是猪菜。傅氏好心疼，四岁的小四儿会干活了，她爱怜地接过寿山的小菜篮，腾出一只手给他擦着鼻涕，慈爱地问：“三儿怎么欺负你啦？”

“妈，甭听他胡说。三儿根本没理他。他嫌自个打的猪菜少，硬要从三儿的担子中抓。三儿怕累着他，说到家再给他，他不依，便哭，便闹。”虎背熊腰的大哥粗声粗气地说。

蔫不出溜的小三一声不吭，挑着担只是个走，赶到了众人的前面。

娘四个前脚进了院门，寿山爹和三儿子后脚也进了家门。

大哥放下柴禾抄起担子去挑水，老二、老三哥俩铡猪菜，当娘的烧火作饭，大贴饼子、小米稀粥、老腌萝卜、外加小葱沾酱。老疙瘩寿山给娘打下手，一会儿剥葱，一会儿抱柴禾。

院子很大，北边一拉溜五间土房，西墙边是猪圈厕所，东边是二间堆柴禾的破棚。院中种着几畦菜，韭菜半尺多高，水萝卜吐出绿缨，小葱壮实挺拔……

杨中和蹲在灶前，看着几个生龙活虎的儿子，看着干净利索的妻子，看着宽敞的院落，闻着贴饼子发出的玉米香气，美美地抽着小兰花烟，不由得想起四年前那胖老头的一卦。事后，他略备薄礼，专门去集上寻过这位老者。可去了七七四十九遍，找了九九八十一回，也没寻到一丝踪影。和棺材铺的人打听，伙计们说：“这种卖嘴皮子的主儿，四海为家，找他干什么？”杨中和不再费这份心了。可每每和老朋友张万成说起这件事，还一个劲地念叨胖老头的卦真灵。

不知不觉，饭已弄好。小四儿寿山拉着爸爸的衣襟叫吃饭。一菠箩贴饼子，眨眼间下去了大半儿；一大锅小米粥，不一会儿见了锅底。切得倍儿细的一海碗腌萝卜只剩个空碗，一大把水灵灵的小葱和半碗酱也一扫而光。

傅氏做的酱好吃，是她从娘家带来的手艺。这一带的人都自个弄酱。用黄豆、剩馍什么的又是发酵又是晒，加上盐什么的佐料便是酱了。傅氏的酱淡淡的甜，淡淡的香。傅氏每年要做上一大缸，让孩子他爹和几个儿子可着性地吃。左邻右舍来了亲戚，也常要去半碗待客。

吃饭时当娘的从不上桌。爷几个吃饱了喝足了之后她边拾掇碗筷，边打扫着剩儿便算吃饭了。倒是寿山惦着娘，爱揣起个饼子，剩碗粥给娘留着。娘舍不得吃，和寿山一人一口分

着吃，边吃边拉话：“娘，我哥他们常逗万山叔家的小丫，说她比俺小二岁，长大后正好给俺当媳妇。娘，啥叫媳妇啊？”

“听娘给你唱个歌吧。‘小小子，坐门墩，哭着喊着要媳妇。要媳妇干什么？点灯说话儿，吹灯作伴儿。’”

“我有娘，我陪着娘，不要媳妇。”

4

伏天的晚上，是寿山最快活的时光。 he 可以和万山叔家的小丫，小丫的哥哥安平，和村里的一群孩子在场院的麦秸垛间藏猫猫玩。寿山胆最大，经常窜到麦秸垛的顶上去，看着找他的孩子在下面团团地转，猛不丁地从高处跳下，悄没声地从背后搂住人家，吓得人家嘴里叫妈，眼里掉泪。麦秸垛虽高，跳下来却摔不着，因为地面上也堆着厚厚的麦秸。寿山的胆子虽大，可从来不吓唬小丫，总爱和小丫一头儿，先把她找个地方藏起来后，自个再窜上麦秸垛顶儿。玩老鹰捉小鸡，官兵抓贼也是这样。他总爱把小丫排在自个的身后边，气得安平嗷嗷叫：“寿山，她管你叫哥，还是管我叫哥。”寿山眯起细长的眼睛看着小丫，小丫扑闪着大眼睛说：“都是我哥，一个是寿山哥，一个是安平哥。”

反够了，跑累了，便到村头的大槐树下听大人讲故事。树底下真凉快，树底下没蚊子，树枝上，挂着几条熏蚊子的蒿子草，寿山觉得挺好闻，可不知为什么蚊子受不了。

天黑黑的，星星亮亮的，大槐树高高的，树下聚着一群人。妇女摸黑纳着鞋底，奶着孩子；男人们有一嘴没一嘴地叨着烟袋锅。孩子们依在大人的膝前，起初仰起小脑袋睁大眼睛听得特认真，不知什么时候，头便垂了下去眼便闭了起来，甜甜地睡去。直到大人们聊够了抱着他们回家放到炕上接茬睡。

寿山从来不睡，他最爱听故事，尤其是本家爷爷杨天石讲的故事。寿山管杨天石叫五爷，他爹管杨天石叫五叔。这位杨天石先生瘦高的身材如麻杆，瘦得仿佛看得见骨头的手指上留着长长的指甲，足有四、五寸；一边讲故事，一边用这长长的指甲挖鼻子、剔牙；然后用两指一弹，嗒嗒的响。这位老爷子曾中过举人，在杨家寨是个名人。先祖曾发迹过，可惜到他父亲那辈败落了。他除了继承下三间破土屋，一副什么活也干不动的身子骨外，只剩下满肚子的“古”了。靠这讲故事，县里曾请他去当什么“参议”，他没去，依靠杨家的子孙周济过日子，然后，用肚子里的“古”，为子孙们谋点欢乐。

杨五爷最爱讲这冀州的传说。

据他说，这冀州为古代九州之一。三国时，袁绍与曹操在这里进行过大战。曹操在城外设过土台，高三丈三，宽三丈三，上撒五谷杂粮，引来百鸟争食。袁绍见此，自知曹操兵多将广，粮草充裕，不战而退，至今犹存蓄米土塚。每年开春，上长青苗，五谷皆全，不用播种；每年秋天，果实累累，自生自亡，不用收获。

冀州城内，现在的县衙门内，有一特大石磨，长丈一，重一千一百斤。相传是李三娘推过的大磨。如今，城里一唱“井台会”这出戏，大磨便会自动地转起来。不过，一般凡夫俗子看不见。

杨五爷还有声有色地说过，冀州城北大洼中，古代有座竹林寺，那个主持和尚好生了得，道行极深，远近闻名；少林寺的和尚不服气，前来比试。竹林寺的和尚笑而不答，盘腿而坐，须臾间，竹林寺四周五彩祥云腾起，老和尚和竹林寺轻悠悠，飘飘然随之腾空。打那儿以后，冀州城内不再盖庙。

杨寿山曾问过，袁绍和曹操为啥要在冀州打架？

杨五爷把长指甲弹得嗒嗒作响，笑道：“问得好！我在这大槐树下讲古几年，还没有人问过个为什么？杨中和，好好地养着你这个儿，长大必有造就。”

杨五爷把杨寿山抱在怀里，弄得杨寿山好别扭，杨五爷的身上好难闻，杨五爷没有妈妈香，可杨五爷的故事挺好听：“袁绍的二儿子袁熙老早先住在咱们冀州。袁熙的媳妇叫甄皇后，长得极美。曹操的两个儿子曹丕、曹植全喜欢上了这个美人。于是，撺掇他爹找了个缘由和袁绍开战。袁绍不战而退，袁熙的媳妇被曹操俘虏了。曹操把她给了曹植。这位公子欢喜若狂，写了篇‘洛神赋’，将甄皇后比成那美丽的洛神，传下了千古传诵的佳作。”

5

枯黄的芦苇在寒风中摇曳，一只孤零零的麻雀在芦苇枝上伫立，眺望着光秃秃的大地，眺望着几乎干枯的滏阳河，然后，吱地鸣叫了一声，箭也似地向着天上的白云飞去。

芦苇荡旁的古道上，两个十来岁的男孩在追逐，嬉耍。几年的光景，寿山长得很有些模样了，浓浓的黑眉细长，亮亮的眼睛细长，鼻梁高挺，嘴唇红润，显得老实又内秀。另一个男孩是安平，个比寿山矮半头，虎里虎气，方头大脸。

两个人早把粪箕子、杈子丢到一旁，拳来脚往打得难解难分。忽听见身后有人喊：“寿山哥、安平哥，你们不捡粪啦？家里大人又该等急啦！不怕挨骂呀？”

两个人嘻嘻哈哈地不再动手，可嘴里还不依不饶地吵。“你不是个。”一个说。“你不是个。”一个跟着说。“不服再练！”一个又说。“不服再练。”另一个又跟着说。说着，说着，四只小手又攥在一起，两个小脑袋又顶在了一起。